



在众多孩子照片中，福小看见了蓝石头。一岁多的蓝石头小细胳膊小细腿，顶着颗大脑袋，躲在一群孩子的后面，大眼睛里那种与生俱来的忧郁让福小的肠胃骤然扭结了一下；这疼痛只有在她想到死去的弟弟天赐的时候才会有，二十年来，只要天赐的名字和嘴角上翘的笑脸出现在她脑海里，肠胃就要扭结。但这事很快就过去了，照片里的蓝石头占的空间很小，眼睛更小，是否有福小认为的忧郁都很难说；即使有，也不稀奇，这世上有多少人，每个人眯缝小眼以后表情都会显得很深沉。

一周后，他们驱车前往河北的那家孤儿院。在乡下，离最近的村子半里路，一个大院子里有前后三排红瓦房，院子后面是条水流向西的河。这地方原来是养老院，一个做家具生意发了财的老板建的，最多时有过二十三个老人；经营了三年，老板生意砸了，

养老院也挣不了几个钱，老板决定把院子卖掉，老人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，转手之后成了孤儿院，政府出钱来维持。福小在院子里的小操场上看见了蓝石头，怯怯地靠着滑梯，半张脸躲在阴影里。他们给孩子们带去糖果和巧克力，分发的时候杨杰老婆问福小，你觉得哪个孩子最好？福小说，都好。的确都好。她看他们高兴觉得好，她看他们羞怯、难过也觉得好；那些有残疾和缺陷的孩子，她也觉得好，是让她心疼的好。这么小的小东西，她抱着他们，捏着他们肉肉的小屁股蛋，觉得这些都是刚长出来的果子，新鲜得让人不知道怎么才好。

杨杰两口子在离开孤儿院时没表态，他们还在踌躇。领养孩子是一辈子的事，必须慎之又慎。易长安从一开始就不赞成领养，他连自己生孩子都嫌麻烦，要什么孩子嘛，能把自己喂饱整活已经不容易了。他喋喋不休一路，让杨杰和崔晓萱心里浮上来的几个目标又慢慢沉下去。回到北京，晚上没事的时候福小翻看数码相机里的照片，但凡有蓝石头的镜头，她都在自己身体里听见咯噔一声，仿佛一扇沉重的铁门被打开。他们俩在发黑的红砖围墙下有张合影，福小蹲着，揽着蓝石头的小身体，蓝石头很不情愿地将右手搭在她肩膀上。福小觉得肩膀上的那个位置现在还热着。围墙固执、强硬、傲慢地充满整个镜头，在想象的空间里可以无限延伸，直到成为蓝石头的世界的隐喻。她盯着照片里的蓝石头看，在他的脸上看见了天赐。天赐被一道墙隔在另外一个世界。凌晨两点半，她在近百次辗转反侧之后，起床给初平阳打电话问，如果她要领养一个孩子可

不可以。
“你疯了？”初平阳从中英文对照的《圣经》上抬起头，两眼酸涩，“这事先得问你男朋友。”
“你只要跟我说，没结婚的女孩子可不可以领养。”
“当然可以。”
“没年龄限制？”
“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孩时，年龄限制才比较严格：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要相差四十周岁以上。”
“那好，我要领养蓝石头。明天你陪我去。”
初平阳抽了一口凉气，福小还是原来那个福小，就算把天下走遍了，她也不会改。她从十七岁离家出走，在中国的版图上从东走到西，从南走到北，在北京停下来，她还是秦福小。
第二天阴雨，一大早找杨杰，杨杰关机，易长安开着他的尼桑越野车带他们俩去了孤儿院。手续繁复，要体检，要出示很多证明，填很多表格，签很多字，条条款款都得过一遍，关键是这个流程中的负责官员不是你不在就是他缺席，全等齐了，手续办好，晚饭都吃过很长时间了。北京的雨一直下到河北，又从河北下回来。车在泥泞的野地里畅行无阻，易长安跟初平阳说，你还说我买越野车碍事，这要杨杰的宝马来跑，早趴泥坑里歇着了。蓝石头瞪大眼睛看着雨线抽打车窗，在福小怀里恐惧得一动不动，他把哭声憋在肚子里，带着恐惧睡着了。等他再睁开眼，躺在福小的床上，看见的是北京明亮的阳光，他哇地一声哭起来，要蓝阿姨。福小把他抱起来，说：
“乖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就是你妈妈了。”

杨杰和崔晓萱一周半之后决定领养那个大脑袋的男孩。初平阳告诉他们，蓝石头已经成了福小的儿子，改叫景天送。崔晓萱当即在电话那头叫起来，这叫什么事，参谋成了挖墙脚的！杨杰你他妈的都找了些什么人！
“不发疯会死吗？”杨杰说崔晓萱，然后问初平阳，“平阳，她怎么会领养孩子？”
“她说，”初平阳心事重重地说，“蓝石头像天赐。”
杨杰在那头没吭声，半天才说：“没看出多像啊。”
“她说像。”
“像个鬼！她就是不想让我们好！”崔晓萱的讨伐里带了哭腔。为了要孩子她把北京所有医院和专家都看遍了，也做过无数次艰难的尝试，最后一个老教授跟她谈，孩子，认了吧。她花了一年时间才接受这结果，又花了一年时间接受领养一个孩子的建议，因为杨杰希望有个孩子，现在她失眠十个夜晚之后终于决定领养一个男孩，却被秦福小挖了墙脚。多少年里她其实就挺烦这个女人，只要一提起秦福小和景天赐，杨杰那沉痛和游移的眼神就让她不舒服。除了有点娴静和坚定的姿色，她就没看出这个十几年来漂泊全国各地、干过无数匪夷所思的工作的女人究竟有什么好，让杨杰、易长安和初平阳谈举止中都小心翼翼地护着。“像什么像！她就成心跟我们找别扭！”
“真让他姓景？”杨杰把电话免提关掉，崔晓萱消失了。
“福小亲口说的。景天送。”初平阳说。
“这名字好。”杨杰点上烟，“像吗？”
(未完待续)



在这一点上，安北斗倒是跟温如风心情一般，不过思考的角度不同而已。只是自己毕竟是政府公务人员，不能公开跟镇上唱反调。看来这次阵势很大，七座山都联动起来了。自己想“螳臂当车”，也绝无可能。既然责任是管住温如风不要告状，那就在这里尽职尽责吧。
有一天，他在路上遇见花如屏，还故意拦住套了几句话：“嫂子，你给我说实话，存罐哥是不是又要出门了？”
花如屏永远都是笑眯眯的样子：“看安干事说的，男人的事，我咋知道。”
“家里多好的日子，何苦呢？半棵树的事，有我盯着，迟早都是要弄明白的。弄不明白，我负责赔偿，咋样？挨打的事，也早晚会带来出来的么。何所长日夜都在问案，总得给人家时间不是？啥也不在乎一月两月、一年半载的，关键是引起重视就对了。咱俩能不能配合一下，把存罐哥稳住，好好推磨压面，那就是方圆几十里都比不上的好日子么。你看行不？”
花如屏还是笑。
这个花如屏是远近有名的贤惠媳妇，长得有模有样不说，人也温顺腼腆得有些像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的那个秋香，还爱笑。笑话也就传了不少。说她看着个子碎、身材单薄，嗓门却大得能穿透几层墙。尤其是晚上，半个村都能听见浪叫声。有那恨颠颠的婆娘就说，温存罐让人把那玩意儿打坏了也好，免得花如屏那个母狼不安分。
不知咋的，安北斗看着她也老想笑，但总忍着。心里就怨着温存罐，这么好个媳妇，咋就不好好守着，要跑死呢。做了半天工作，见她也笑着点了头，他就觉得兴许是能起点作用了。
谁知这天傍晚，叫驴又惹了祸。他骑了插着“北斗村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筹备处”旗旗的摩托，跑到老鳖滩歪嘴驴一样大喊大叫：“温存罐，老温，你个死瘟神还叫不答应，出来个活的。入股了，我是代表镇上和村上跟你谈话的。入也得入，不入也得入，你家有钱，必须带头入。不入村里就要上硬的，北斗村不能拖了全镇的后腿！”
温如风没出来，花如屏倒是笑眯眯地出来了：“你说啥，存驴兄弟？”
“是嫂子呀！”叫驴怪笑一声道，“半个村的人都说了，夜半老听见母狼叫，说明存罐哥好着哩么，还赖人把他打坏了。真打坏了，叫唤啥呢。”
羞得花如屏正准以面对时，温如风抄了一根吊吊棍，从磨坊冲出来喊：“叫驴，你个驴日的下来，有本事你下来！”说着就要上去打。
叫驴嗷嗷地把摩托发动了，边跑边喊：“你必须入股，不入小心还得挨黑打。再挨，可就真把蛋打坏了，母狼也就跟别人叫唤去了。”
温如风狠狠撵了一阵，没撵上，气得大骂起来：“你驴日的记着，老子绝对就是你这一伙打的。幕后黑手也逃不出孙铁锤和何黑脸这两个哈尻。老子明天就走，直接进北京，到总部告去，不把你几个货扳倒，我就不姓温！”
回到家里，温如风麦子也不磨了，面也不包了，直说让收拾行李，要进京。
吓得花如屏赶上茅房的机会，猴子一样几个出溜爬上安家院子，算是把信送出去了。
她再回来，温如风已经把出门的提包都收拾好了。她就说：“跟个叫驴置啥气，那就是个闲人，值得吗？”
“闲人？一会儿在派出所抓人，一会儿在孙铁锤家当走狗，一会儿又代表镇上和村上强人入股，他是闲人？他就是这伙人的帮凶！”
温如风让烙锅盔，并且叫烙十斤的，他夜半要动身。
花如屏正左右为难时，安北斗一头扎了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一个酒瓶，是一副烂醉如泥相，差点撞温如风的怀里。花如屏一看就是在演戏。刚上去送信时，他还正在那个大炮筒子一样的望远镜前，对着天空乱照呢，怎么一下就醉成这样了。她差点没笑出声来。
安北斗前后缠着要跟存罐哥喝酒。说今天是清明节，他想起奶奶很难过。他奶奶过去也是心疼过温存罐的。存罐到世上来，还是他奶接的生。温如风见安北斗醉成这样，又拿他奶说事，也就任他存罐哥长存罐哥短地喊叫了。不过，他还是要花如屏给他烙馍。安北斗却死搅蛮缠着让花嫂炒菜喝酒。这一夜，看来安北斗是明显要赖在这里不走了。
就在凌晨一点时，村里突然传来哭喊声，说叫驴骑着偏斗摩托从老鸦咀上摔下去了。他娘哭得一村人都能听见：“存驴是帮派出所撵人贩子摔下沟的呀！”
四个小时前，叫驴还在村里到处张罗入股的事，四小时后，怎么又说为派出所撵人摔到老鸦咀下去了呢？从那里摔下去还能有命了？这一消息，明显让温如风也怔在了那里。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94)

处的小窗。舒莞屏一眼即认出轮廓，轻轻走近，发现一张苍紫的面容模糊变形，五官移位，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几月前见到的人对应。舒莞屏想到了另一位青年，那就是“五微子”。他咽口干涩，费力吐出“先生”二字。
地上的人动了一下，有铁链的响声。舒莞屏蹲下，扶住瘦骨嶙峋的躯体。“先生，是我，我们一个月前见过啊。”他不知该说什么，嗓子噎住。“先生！”他再次呼叫。地上的人转动脸庞，并未抬眼。“先生也许忘记，我跟先生说过，父亲大人是特使的朋友。”为了唤起对方记忆，他说得仔细而缓慢，“特使”二字加重了语气。对方抚一下披额乱发，舒莞屏这才注意到，他的双手也被锁住。
腥臭呛人，舒莞屏用力忍住。这人不想对话。“我是受大公和国师之命前来搭救先生的。请相信我。我会让他们善待先生。我将竭尽全力，请先生几天后随我离开。”他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说得清晰，因为这人始终双眼紧闭。
走出囚室，副官和几个人站在门旁。“大人，这是一个倔种，不如省些口舌。他只求速死，可世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。”副官看着脸色肃穆的舒莞屏。走出狭长的胡同，阳光刺目。“副官大人，请即刻除去刑具，换一间向阳的屋子。”舒莞屏声音冷硬，不容置疑。“这个么，要有将军口令吧。”那就禀

报将军。只有宽待，才能做下一步的事情。”
午夜由副官陪侍。“大人的话我已转呈将军。手铐可除，腿脚还得拴紧。”“为甚？”“这小子虽不能飞檐走壁，异能总是有的。这是一头豹子。”舒莞屏皱眉，不再动箸：“披枷带锁，如何转达府上诚意？”“饶其不死，就是最大恩典了。”“阁下亲眼目睹用刑前后，知道他是不畏生死的。”副官哼叫起来：“这个人么，让将军大怒，差点当夜就剥去他的双手。”
晚宴比午宴丰盛，将军亲自陪饮。舒莞屏不胜酒力，好在憋儿与三位武士不甘下风。将军焕发豪兴。副官对舒莞屏低语：“将军可饮酒一坛，吃下半头克朗猪。你只要让他喝足，事事皆好。”舒莞屏示意憋儿几个敬酒。将军腮部彤红，耳朵胀大，不停地抓挠，将身子探到舒莞屏跟前：“总教习大人，你把那小子领走，一道‘红烧双蛋’的好菜就没了。那是我的口福。”说着翻翻白眼，两手一摊。舒莞屏不解，请教副官，对方吭吭味味道出实情：狷狷胆曾于一场鏖战后，取敌方首领宰丸红烧下酒。舒莞屏出了一身冷汗。
宴后舒莞屏与狷狷胆刘通将军单独叙谈，再次提出免除械具更换囚房。“唯有宽待方可成事。”他细说利害关节，对方挥手打断：“你就说咋办吧！”“让其感受府上诚意。我看，索性让他住到客房。

凡刚倔强者，一味冷硬更难奏效。”将军哈哈大笑：“客房？那得加岗布哨，连大人一同囚起。”舒莞屏拱手：“将军不妨如此。”
五
舒莞屏让人在客房添床，与自己的卧榻相距咫尺。这里光线充足，舒莞屏看得清晰：一身脏烂衣衫裹紧扁薄的躯体，布缕多处渗红，与血肉粘在一起。最不忍睹那双青肿的嘴唇，唇上是一溜粗大针孔留下的瘀斑。他自进入这间屋子就紧闭双目，偶尔微启眼睑，闪出一线逼人的目光；胸脯急剧起伏，呼出浓浓的硫磺气味。舒莞屏欲言又止，不知怎样展开这场艰难的叙谈。
四合院周边有固定岗哨，还有游动的兵士。憋儿与三位武士居于边厢，所有人皆不得迈出庭院一步。舒莞屏让憋儿端来温水，为仰卧的人小心擦拭。解拉衣衫，憋儿忍不住“啊”了一声：这人果真焦枯，肌肤无一丝光泽，就像熟皮匠制过的皮革，汗毛不存，绿色伤痕纵横交织；小腹凹陷，脐部肿得像一支烟斗。舒莞屏用了很长时间才将他周身揩净，然后为其更换衣衫。仰卧的人睁眼看四周，看两个人。“先生，您能坐起来吗？”未有回应。舒莞屏试着搀扶，憋儿端来粥食。
(未完待续)

将军向右上拱手言道：“依府上大人旨意办理便是。这里有小小进言。逆贼若能依顺，可随大人同返；不然则由本营处置。”舒莞屏只得应允。将军面色舒缓，轻轻击掌，副官及两位茶侍来到堂前。“你等陪大人游园，午后有大事要办。那个叛逆蛮子可也安稳？”副官点头：“小子死到临头浑然不觉哩，能吃些稀粥了。”副官引舒莞屏走出庭院，看一处假山园子。原来这是一座财主大宅，主人三年前遭劫。副官不无惋惜：“本案牵扯的副都统本是一名悍将，一时糊涂上了贼船，这回难免凌迟之苦。”说着望一眼庭院大门，“将军平生最恨叛逆！我只不解，那小子如何打动铁石心肠？要知道副都统可是杀出三镇十八瞳的人哪！”
舒莞屏看过园子，只想早些见到那个人。憋儿和三位武士候在胡同前。离正午不到一个时辰，舒莞屏提出面见囚犯。副官仰头望望太阳，对一旁兵士说：“去吧。”兵士离去。副官说，从这儿到监舍还有一段路。随着走出胡同，舒莞屏心中忐忑，不知与何人相见的一刻会是怎样。心里早有一个铁定的主意，从启程开始，愈是接近愈是坚定：一定要将人带回大城池。
兵士严守胡同，里边是阴暗的边厢。传来阵阵呵斥声、撕心裂肺的喊叫声。副官对兵士说一句：“肃静些，大人来了。”兵士走开，一会儿不再有呼号。“胡喊乱吼的都是捉来的‘票子’，不受皮肉之苦是不会交出宝物的。”副官往手上的戒指吹一口气。尽头的一间屋子打开，里面有桌子和带锁的木椅。兵士要将人押出，舒莞屏阻止：“你们等我。”
屋里漆黑一团，眼睛适应一会儿，看到一团乱草上坐了一个人：身材极瘦，面向东方，望着高